

我们最美好的日子

〔法〕M·亚朗著



四季译丛

我们最美好的日子

作者：〔法〕M·亚朗

译者：罗大冈

校订者：齐 香

责任编辑：潘 静

责任校对：祁 斌 彭卓民

装帧设计：张守义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97千

印张：5.75 插页：5

版次：1990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342-6/1·341

定价：2.65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 者 画 像

目 次

没有故事的故事（译本序）	1
少年情侣	11
见证人	29
年轻的母亲	49
灯 下	61
时 钟	73
黎 明	89
小 巷	107
陪 夜	114
春天的葬礼	137
杜赛特	149
你将成为教士	166

没有故事的故事 (译本序)

少年时，我偶然读了德国作家施托姆（1817—1888）的小说《茵梦湖》，立即被这篇作品淡雅而精邃的笔调所吸引。由于爱不释手，我常读的中译本不久就成了破书，无法再读。后来我学会阅读法文，买了《茵梦湖》的法文译本来读，那本书最终也被我折磨成散页。四十年代由于战争，我在瑞士避难，为了适应生活上的需要，我开始学习德语，买到一本德法文对照的初级德文课本《茵梦湖》。那本小书始终完好无损。应当说明，我的德语始终没有学会。

我对《茵梦湖》感情深厚，因为那不是一篇普通小说，不是给你讲个故事就算完成任务的小说，而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通过《茵梦湖》，我第一次领教抒情散文的艺术魅力，后来一直念念不

忘。

三十年代末期我在巴黎当穷学生，有一天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1937年出版的《我们最美好的日子》，我以为是短篇故事，翻开来读了几页，抒情散文的清香扑鼻。我立即下手抢购（怕被别人买去）。该书作者M·亚朗（1899—1986），我闻名已久，读了《我们最美好的日子》，知道他确实不是泛泛之辈。这部法国作家的散文集使我一见钟情，主要原因是它使我想起了《茵梦湖》，令人难忘的《茵梦湖》。

当然，《我们最美好的日子》中十一篇散文并不是每一篇都有《茵梦湖》的味道。虽然这两部作品都是优美的抒情散文，但风格却很不一样。不过，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突出人生悲欢苦乐的诗意，在这点上，两者的基本目标是相同的。

据我所知，中国读者欣赏《茵梦湖》的相当多。我大胆地以《茵梦湖》作为介绍《我们最美好的日子》的小引，原因在此。

《我们最美好的日子》是一部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探索不平凡的人生激情，用故事与抒情诗融合为一的成功作品。第一篇《少年情侣》和第二篇《见证人》都写比较美满的爱情。一般人常常认为写爱情的悲剧容易深刻动人，写美满的爱情反而容

易平淡乏味。《长恨歌》、《孔雀东南飞》以及《红楼梦》等不朽的杰作都写爱情悲剧，《茵梦湖》也写没有如愿以偿的爱情。M·亚朗在《少年情侣》、《见证人》等篇中，却打破陈规，避免写“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专写爱情欢乐的一面，《少年情侣》主要人物是一对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少女在爱情上已经有点经验，比小伙子老练。小伙子是个书呆子，天真简单。两人在荒僻的草原相约见面，谈终身大事。女方的母亲不放心，生怕少年情侣有出轨行动，特派她的小儿子跟着姐姐去会见她的情人，以从旁监视。可是那位少女十分机灵，她设法把弟弟支开，造成机会和多情的少年单独待一会儿。两人在亲热时，胆大妄为的少年居然轻轻地解开她的衣扣，长长地吻了她袒露的处女乳房。少年情痴享受这种出乎意外的爱情恩泽，快乐得神魂飞扬，一时之间自信为世上最最幸福的人，甚至坚信少女同意和他结婚已经不成问题（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少女的表现还是有保留的）。

《少年情侣》的故事写得这样纯朴、天真、活泼、婉妙，似乎已经超过一般小说的能力，而进入诗的境界。它的朴素的美，令人联想起古代希腊诗人岱奥克里特与拉丁诗人维吉尔的牧歌。可是作者还不满足于提供美妙的故事，因为他的目的不在于讲故事，而在于抒情。于是本文的最后一部分，约占全文篇幅三分之一，专写这个幸福的少年和少女告别

之后，兴奋得一时不想回家，他独自一人在树林中、大路上徜徉了半夜，心中充满激情和诗意。小伙子认为那天傍晚在他和少女之间发生的事，值得在人类历史上大书一笔。于是当他在路上遇到一头母牛时，他高兴得向母牛问好，祝母牛晚安，这就是少年情人的心情，这就是生命之歌。可是有些只要求看故事的读者，也许认为《少年情侣》的故事，写到少女袒露酥胸，让少年狂吻，已经写到故事的高潮，应当就此刹车，全文结束，使读者心中保留最尖锐的印象，最高的激情。至于少年深夜在林中漫步，又唱又跳，自言自语，自得其乐，象疯子一样，这一大段完全是画蛇添足，没有必要，可以割爱，节省笔墨，节省读者时间。殊不知在作者心目中，后面的一大段抒情独白，比全文的上半篇更为重要，因为在这篇散文中，故事情节之陪衬，是次要的，而人物的内心活动则是文章的中心，是首要的。

《我们最美好的日子》不是一般的小说，不以故事为主，不用一般的方式安排情节，甚至不采用一般的主题和题材。例如《见证人》这篇散文写的是“第三者”。在一般的小说中，“第三者”往往是爱情悲剧，甚至家庭悲剧的起因。换言之，由于“第三者”的闯入，往往使一对幸福的爱人闹得矛盾百出，甚至家破人亡。然而在M·亚朗笔下，“第三者”却成了一个非常善良、友好的人物。他是一对未婚夫妇、一对热恋着的爱人的知己朋友，

是他们的爱情和幸福的见证人。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故事。一对青年人——未婚夫妇，利用假期到山林中去过几天野营生活，各人住自己的小帐篷。这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可是他们一定要邀请他们的友人吕克一同去。吕克是个没有结婚，也没有女友的青年。他不愿意参加两位朋友的“蜜月旅行”（没有结婚的蜜月旅行）。他说：“我不去，我是多余的人。我去反而给你们添麻烦。”（大意）可是那对未婚夫妻，尤其是女方，坚决拉吕克和他俩同行，说有吕克在场，反而增加他俩的幸福感。于是吕克只好和他的两位友人一同去野营。在山林中，那对未婚夫妻在前面手挽手、肩靠肩地走着，吕克在后面离开几步跟着。这对情人在湖中并肩游泳，吕克坐在湖畔给他们喝彩。这对未婚夫妻是真正幸福的、欢乐的。而“见证人”的心情则是复杂的。他羡慕他们的幸福，然而并不嫉妒，因为他希望他们幸福，他们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他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有一阵子，吕克居然有自杀的念头，他心想，他自杀，就是对他们表示感谢。总之，吕克的心情是极其复杂、难以理解的。这篇文章的中心任务不是描写一对未婚夫妻的爱情和幸福，而是挖掘吕克这个“第三者”的复杂思想感情。

人生是复杂的，不是单纯的。可是在传统的文学艺术中，作家总是在设法把人生单纯化。现实主义者只会抓住现实生活的一个角度，一个面影。浪

漫主义作家或现代派的诗人，则毫无顾忌地去幻想人生，强调一点，不及其余。《我们最美好的日子》的作者是努力在各种不同的特殊生活环境里，反映人物的特殊心态。不认识这一点，恐怕很难正确理解这部不落窠臼的散文集。

何况《我们最美好的日子》中，有几篇散文根本不包含任何比较系统的故事情节，作者的目的只在于提示一种情景，表现一种气氛。例如《年轻的母亲》，仅仅写基督教“众圣节”前夕，一个闲得没事干的少妇，抱着她新生的娃娃出来散步。这似乎是小康之家，生活不用发愁。家务劳动由少妇的婆母和一个青年雇工担负。那老婆子因此心中不服气，嘟嘟囔囔地在埋怨她那终日闲散的儿媳。少妇的丈夫在咖啡店里混时间，晚上才回家。少妇无事可干，抱着娃娃出来散步。娃娃睡着以后，她又独自一人出来散步，回想她的童年，她的婚前生活……这就是一切。这篇散文只能算农村生活的素描，可是它也有它的情趣。没有中心故事的散文在这集子中还有《灯下》、《小巷》、《你将成为教士》等篇。

《陪夜》是篇幅最长的一篇（译文有一万二千字左右）。它不但包含一个故事，而且有强烈的悲剧感的情节。它通过三位陪夜的邻妇一句一句的闲谈，给我们介绍了一位不幸的死者一生受她丈夫极其恶毒残酷虐待的情况。三位邻妇凭记忆谈自己的见闻、印象和感想。作者别出心裁的构思使

这篇散文好象重点不在于叙述这个妇女悲惨的一生，而是介绍当地群众对于这个被虐待而死的妇女的同情和悲哀。

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法国短篇小说作家无疑是莫泊桑（1850—1893）。莫泊桑的小说故事娓娓动听，每篇小说一开头就引人入胜。他是讲故事能手。当然梅里美（1803—1870）的小说艺术性超过莫泊桑，然而他没有莫泊桑通俗。《我们最美好的日子》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艺术品。只要求看故事解闷的读者最好去读莫泊桑的作品；而接触《茵梦湖》或《我们最美好的日子》这类作品的读者必须着眼于抒情散文的艺术。

《我们最美好的日子》在散文艺术方面有重要创新，也有继承法国文学优良传统之处。在创新方面，主要表现为重视人物的内心活动，往往用独白或回忆的方式显示出来。这种手法是本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文坛上的一种趋势，一种潮流。在这方面，《我们最美好的日子》并不是孤立的例子。为了着重于表露人物的内心活动，就有必要打破讲故事文体的传统框框。所谓“没有故事的故事”主要是指这种倾向，并不意味着在散文中一点故事的痕迹都没有。普鲁斯特（1871—1922）的巨著《追忆流水年华》中就有这方面的探索。罗曼·罗兰在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母与子》（发表于1922至1934年

间) 导言中指出, 一个人的真正生活不完全是瞧得见听得到的言行, 而主要在于内心活动。在小说《母与子》中, 读者常常会遇到大段大段描写人物内心生活的抒情散文, 罗曼·罗兰式的抒情散文。

本世纪初叶, 法国作家开始重视探索人物内心世界, 评论家们认为是不同程度上受柏格森(1859—1941) 直觉论影响, 以及维也纳医学家弗洛伊德(1856—1939) 精神分析学说启迪的结果。

与此同时, 必须说明M·亚朗的作品在内容上并未沾染现代派文艺的潜在意识与反理性的倾向; 在表现手法上, 也没有采取“自动文字”以及反逻辑的朦胧与晦涩的风格。M·亚朗的文章艺术基本上不脱离古典文学的传统。他的文风是简洁明净、清晰亲切的。而最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富于人情味及以深厚的人道精神作为坚实的基底。这是古典主义人道精神的优良传统的标志, 也是我们之所以欣赏M·亚朗作品的主要理由。

M·亚朗在作品中反映了许多人间的苦难, 可他为什么用《我们最美好的日子》做为集名呢? 关于这一点, 译者也觉得费思索, 不易理解。也许书中所写的种种人物与事实, 都是作者童年和少年时期在故乡农村所耳闻目见的现象, 当时他在乡间生活, 周围的环境是草原、牧场、丛林、山丘以及小桥流水。这一切, 回想起来都是美好的。《我们最美好的日子》反映了他童年时期在乡间的纯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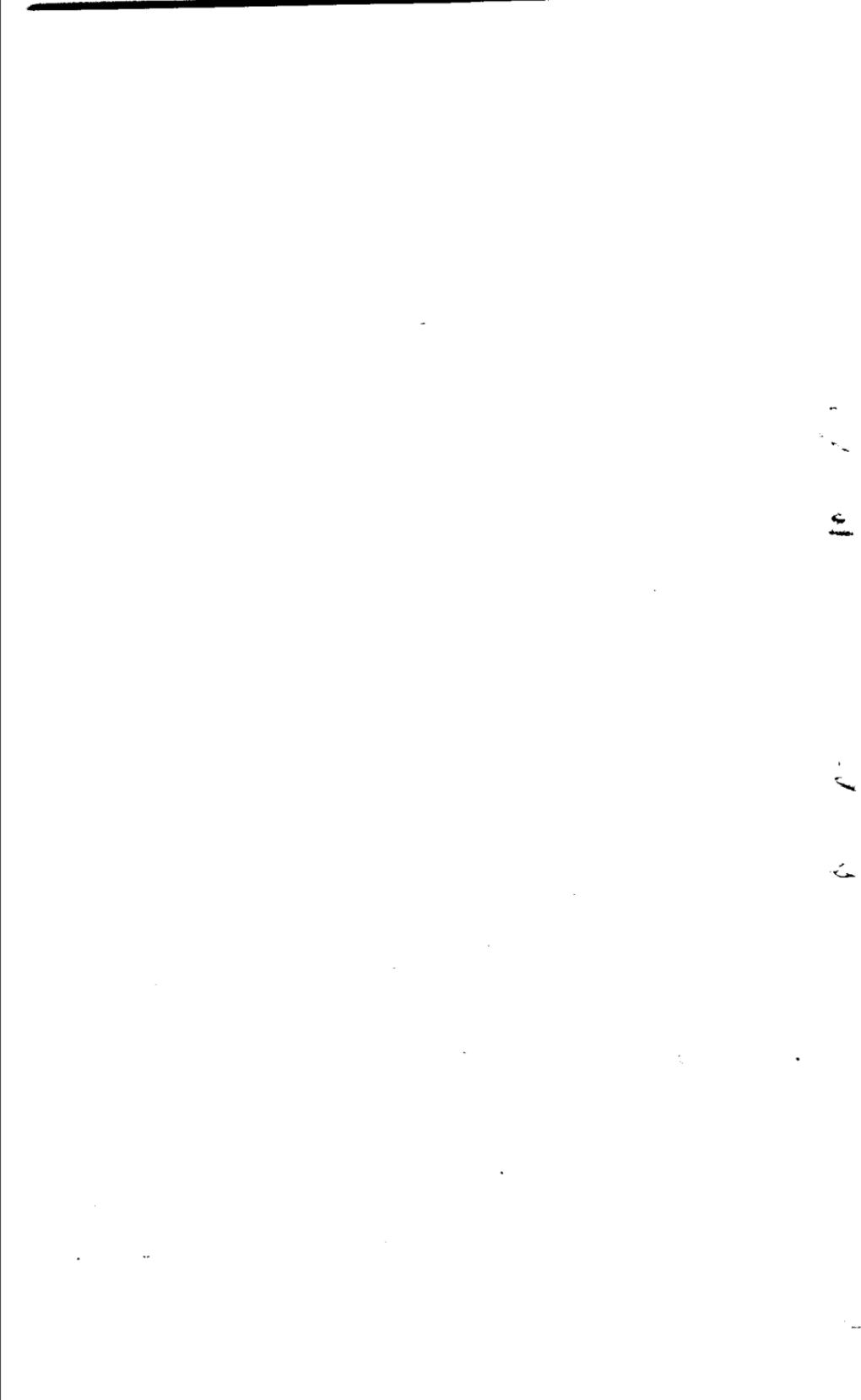
活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另外，也可能是作者虽然记述了许多不幸人们的苦难遭遇，可是这一切引起他真挚与深厚的同情。同情心是一种崇高的情操，教育了他自己，提高了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构成自己美好的记忆。

M·亚朗1899年出生于巴黎东南的玛恩高原文省。青年时就读于巴黎大学，曾参加该校校刊文学栏的编辑工作。1920年左右，为虚无主义的文学集团“达达”运动所吸引，和几个青年朋友合办刊物，名为《奇遇》。不久后，M·亚朗和曾经参加过“达达”运动的勃勒东(1894—1966)等人决裂。从此他转变方向，脱离现代派文艺潮流，加入A·纪德(1869—1951)等人创刊的《新法兰西评论》(NRF)派文学组织，后来任该月刊的编辑。从那时起，M·亚朗的文学活动遵循比较正统、保守、以“纯文学”为目标的方向进行。他是多产的作家，曾经发表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文学评论集以及散文集等作品多种。

1929年M·亚朗获龚古尔文学奖，成为法国闻名的第一流作家。1968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对于法国作家来说，这是最高的官方荣誉。1986年病逝。

罗大冈

1989年7月



少年情侣

“我知道她一定会来的。这是我们一生中的重大时刻，她不可能不感觉到，她是那样……她微笑，她不开口，假装说东说西，可是实际上她一切全明白了，我的美丽、隐秘的玛德兰。”他倒退一步，在他脚下，草丛中……原来是一条小爬虫，于是这小青年笑了起来，伸开手指，象要去抚摸一下，然后他继续向前走。问题不再是简单的会面，说几句话，亲一个吻，而是决定终身大事，订立盟誓。此事关系到我俩一生，我深信不疑。真古怪，今天晚上，仿佛一切都使人感觉到这一点。事实上，九月间的一个夜晚是美好的，也许是夏季的夜晚中最平静的夜晚。平静？这不过是表面而已。人们多么清楚地猜测到，在这平静的深处存在着期待！没有风，没有声响，除了有时听到清脆的铃铛

声（在附近草原上，有放牧的牛群）。这是小小一块围圈地，位于山丘的缺口，地势不平，夹杂长着李树和荆条。由于缺口很深，人们望不见周围的田野，只看见沿着大路的白杨树冠和电线杆。

约瑟夫摘了一个桑葚。手指扎破了，用嘴吮血，一时在他口中桑葚的味道和鲜血味道混合起来。他从衣袋中拿出一面小镜子，研究他的两撇短小浓黑的髭须。“太短了。太短还是太长。我知道在巴黎，大学生们把胡须刮得干干净净。”鼻子有点上翘，脸盘太圆了一点。可是额头很高，眼睛奕奕有神。身材不太高，也不太矮。双手呢？女孩子们的小手。玛德兰的手比他的手大。这是值得遗憾，还是值得庆幸呢？

他突然警觉起来，回身一看，玛德兰站在近处。她在不声不响注视他，一边微笑。她微笑时，嘴几乎不动。只不过嘴唇变得更薄更长；她的眼睛成了双眼皮。她的微笑更多表现在额头，在皮肤上。她好象突然显得头发更加金黄色了。约瑟夫脸红了，他说：“我……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他走近她，叫道：“玛德兰！”

但是她举起一个指头：“嘘！我弟弟在这儿。”“你弟弟！可是为什么……你明知道今晚……”

她双眼微合，似乎看见对方着急的样子觉得好玩。

“我没有别的办法。”她说：“我要不同意带

弟弟来，妈妈就不让我出来。”她加上一句：“而且这样更好。”看见对方表现抗议，她又说：“你知道，你母亲今早对我母亲说什么来着？她说你不是一个可以来往的小伙子。”

他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气，说：“真的吗？”

可是他的嗓音泄漏出他的心意，所以他又说了一句不隐瞒心中辛酸的话：“我希望你信以为真了。”① 玛德兰说：“我开始相信了。”

接着，轮到她主动了，她向约瑟夫走近一步，把面颊贴在小青年的脸上。她喃喃地问：“你想我了吗？”对方说：“我亲爱的孩子。”他已经用双臂环抱她。可是她挣脱了，她叫道：“洛贝！”

“玛德兰，你知道我们有话要说。”

“我知道，洛贝！”

从一个土堆后面，出现了一顶草帽和钟似的扣在一张饱满红润、翘着嘴唇赌气的小脸。这孩子慢吞吞地向前走了几步，不满意地嘟囔着。站住，转过头去不看人。

约瑟夫向孩子伸出双手：“你好，洛贝。”

孩子没有回答。该诅咒的野孩子！用什么态度对付他呢？

“你不愿意对我说‘你好’？”

“不。”

① 反话，开玩笑的口气，真意是“我希望你不要信以为真”。

后面那句“我开始相信了”也是反话，开玩笑之意。